

●边走边看

南伊沟的爱与痛

王永兵

参加学术会议,得以有机会来到西藏林芝。林芝的美毋庸置疑,天蓝蓝、云朵朵、水清清,加上遍地盛开着的格桑花,一步一景,处处皆景。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美丽的林芝,会务组特地安排我们去南伊沟考察。南伊沟位于林芝市下辖的米林县南部的南伊珞巴民族乡境内,距离林芝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,汽车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行驶一段时间便转入纳伊普曲峡谷,我们也因此到了扎贡原始森林的中央。

南伊沟是一个让你来了就永远忘不了的地方。这里景色优美,环境绝佳,完全一片绿色的世界,被称为“中国绿色峰级的森林浴场”“地球上最高的绿色秘境”。南伊沟的植物资源特别丰富,从山脚到山顶依次生长不同种类的阔叶林和针叶林,各种树木和种子植物加起来有720多种,简直就是一所天然绿色植物博物馆。一路上只见无数松萝从枝丫间垂下,随风舞动,犹如童话中仙女子的帷幔,神秘而又美丽。松萝是一种寄生植物,对环境要求特别高,不能有任何污染,由此可见南伊沟是怎样一个清洁干净的世界!尽管已是十一月深秋季节,但南伊沟依然郁郁葱葱充满生机,松萝在青冈树、桦树和云杉之间牵挂飘扬,不时能看到高大的树木自然枯死倒在树丛中,山谷的底部南伊

曲水四季流淌,最终汇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。间或也能看到几片房屋和隐藏在森林中间的小牧场,它们是珞巴族的生活场所。再往里走就能遇到边防哨所和边防军的宿营地,我们的战士就是在这样偏远的边疆保卫着祖国神圣的土地。

很快就到达南伊沟木栈道附近,于是纷纷下车走上木栈道,环顾四周,群峰环绕,绿苔如毯,古木参天。栈道的尽头有一个观景台,可以瞭望天边牧场,整个牧场地势平坦,牧草茵茵,牛马成群。观景台上摆放三台高倍望远镜,可以清晰地看到对面山上的道路和行人。当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,天边牧场对面的那道山脊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“麦克马洪线”,1914年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派出的几名谈判代表被英方收买,背着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私自与英方代表签订协议,炮制了一条所谓的“麦克马洪线”,非法将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划给了当时的英属印度,被印度一直非法占有。

参观完天边牧场,我们又来到了政府为珞巴族援建的居住区,居住区干净整洁,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院落,主体建筑宽敞明亮,自来水、液化气灶、液晶电视等现代生活设施一应俱全,客厅里宽大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水果,女主人热情招呼着大家吃东西,小孩子脸蛋红扑扑的,见到陌生人也不紧张。我问了下女主人,现在主要靠什么生活,女主人说房屋都是政府给盖的,感谢党和政府对边区牧民的关心爱护,说现在不靠放牧为生了,主要收入来源于售卖旅游产品,我又问了下孩子们的上学情况,说都在上学,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都在学习。看到边疆少数民族也能过上和内地一样的生活,我真心地为他们高兴,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祖国的富裕和强大。

船靠近,在鱼鹰的配合下,用网把大鱼捞上了船。我们在岸上看得异常兴奋,不停跺着脚,拍着手叫好,鱼鹰顺水一路向下游而去,我们跟着跑了两三里路才返回。

河的对岸有几户人家,还有一片菜园。夏天,伙伴们在水中商量,到河对岸去偷黄瓜,偷高粱杆。一个猛子扎下去,便到了对岸。午间,菜地里没有人,我们挑稍大一点的黄瓜摘,然后,拿到河水里洗一洗,吃起来又脆又甜。有的女人对地里的黄瓜心中有数,只要看见地里少了黄瓜,就知道是对岸的屁孩偷了,站在地头,朝着对岸骂几句,解了气。但有个别泼妇,见黄瓜丢了,拍着巴掌,跺着脚喋喋不休骂娘。

我们在水里嬉戏,玩在兴头上,那个丢了黄瓜的凶女人,又站在对岸跺手跺脚骂,骂累了才回家。我们在水中商量出一个馊主意。天刚黑,潜入那女人的黄瓜地,把几根黄瓜藤连根拔起。第二中午,女人看到黄瓜藤死了,找到原因后,气得嘴角冒白沫。于是,找上门来,挨家挨户告状,大人们向女人赔礼道歉,并答应赔偿,我们个个都免不了一顿痛打,有的还要挨一顿饿。

屋后的那段小河,早些年代发洪水,冲击而成一个回水湾,水面较宽,在河中心形成一个小土墩子,面积不大,但墩子上有树,有草,是天然的鸭鹅栖息地。由于,一年又一年的落叶肥厚,再加上鹅屎鸭粪,墩子的树和草都长得极茂盛。我们经常划水到墩子上打游击。有一次,我在墩子上的草丛中,捡到一窝鸭蛋,足足有二十多个,两个同伙要分鸭蛋,我死活不依,我们在墩子上实打实干了一架,最后,我打败了他俩,他们就不敢要了。后来,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我们一起来墩子上玩,只要捡到鸭蛋,都要平均分。

冬季的小河,水位低,小河开始结冰,日复一日,冰层越来越厚,到了大寒时,河面的冰上可以行人。我们在河面上滑冰,砸冰,打雪仗。虽然小手冻得通红、通红,但周身都是暖乎乎的。这样的游戏,若被父母发现,免不了又挨一顿打。但三天过后又忘了痛,我们还会在冰面上溜来滑去,好不自在。



有趣不仅是一种状态,
更是一种心态和姿态!

漫画 解欣欣 作

●安庆地理

剧团巷

陈小娟

曾经有人说岳西北剧团巷每个门脸的桌椅板凳是“油”漆的,马路是“口水”淋成的,虽有些夸张,但剧团巷小吃确实名声在外。小城的人到剧团巷,基本上只有一件事:吃。

小时候,和母亲、舅妈去剧团看过戏,戏名记不得了。台上的人咿咿呀呀地唱,我懵懵懂懂地看,后来睡着了。再后来,剧团成了寂寞的门庭。

其实剧团巷和剧团没有多大关系,倒是占了个名字的光。

炎热的夏季,傍晚熬一锅绿豆稀饭,到剧团巷买几个梅干菜饼或者烧饼,加几碟小菜,这样的晚餐就是绝配。剧团巷离我家近,偶尔去吃早点或夜宵,有阜阳油条、兰州拉面,还有功夫煲仔。我喜欢吃瓜子,葵瓜子和南瓜子都爱。剧团巷南出口、北出口都有瓜子,还有爆米花、毛栗、红薯干、蚕豆、花生等炒货,一年四季常供。春节更丰盛,米糖、麻切、霜果等零食也有。

除了吃,去剧团巷打开水也是附近居民的老习惯。这个开水炉子有好多年了,许多单位都印制水票,24小时供应热水。我家也不例外。特别是大冷天,蜂窝煤半天热乎不起来,拎两个热水瓶去打两瓶开水简单快捷。小瓶一毛,大瓶一毛五。后来涨价了。再后来,太阳能热水器、电水壶普及,大家也不想再为了两瓶开水而耽搁时间,水票也无人用了。

剧团巷现在成了我打牙祭的地方,我常和朋友一起来吃粉丝煲、刀削面、炒豆粩,象岳西中学上高中的孩子一样,把这里当临时饭店。15块钱的煲仔饭,菜量不够,我说再加一点,老板说,没有。老板娘三分钟后拿来一碟腊肉包菜。有几个快递小哥在这家店等送餐。

“11号”“12号”,老板喊。
一个快递小哥答应:“来了。”

“一个地方的?”老板问。
“不,一个人的。”小哥回答。
老板笑出声来,“不一样吗?”

“肯定不一样嘛。”快递小哥非常认真地答。
我默默地看了快递小哥一眼,他笑着看着我……

如果你哪一天来小城做客,有两件事一定要做:一是到剧团巷穿过,二是从衙河畔溜达一圈,不然会留下太多遗憾。

●流年碎影

桐城的小河

胡路贵

小河因流域面积均在桐城县(现桐城市)老徐河公社境内,人们习惯称其为徐河。它由大沙河分流而出,源头在绕墩村松墩生产队,自西向东蜿蜒二十多里至高城大队永安生产队,再流入大沙河。

我是喝着小河的水、吃着小河里的鱼、泡在小河中长大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小河是洗衣坊,是游乐园,是乡里乡亲们的粮仓。

开春时,宁静的水面开始骚动,悠闲的小鱼在河里漫游,螺蛳也开始沿着桥墩慢慢悠悠爬行,河蚌把自己的身体大半截都埋在泥里,一动不动,水草从河泥中露出一点点绿来。岸边摇曳的杨柳倒映在水中,随波晃动。啄鱼鸟(翠鸟)用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抓住柳条,倒挂上面,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微波的水面。悠闲的小鱼若无其事地漫游,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,当小鱼儿浮到水面,准备享受春的气息时,翠鸟似离弦之箭,直扑水面,准确无误地叼起小鱼,飞向岸边的洞穴,鸟宝宝便有了一餐美食。

徐河很小,很小,没有码头,只有几座蓄水的涵闸,河中沒有来往船只,偶儿有小木盆漂在河中心,那是有人用丝网捕鱼。经常有三两个老汉,站在两只并联的小船上,撑着一根长竿,赶着十几只黑色的鱼鹰,用长竹竿拍打着水面,“叽哩咕噜”地吆喝着。鱼鹰听到主人的呼唤,立即钻入水中。抓到鱼的,被主人用竹竿捞上船头,挤出吞到喉咙中的鱼儿。如果有鱼鹰逮到大鱼,几个同伴见状奋力扑上,有啄鱼头的,有啄鱼肚的,有啄鱼尾的,合力把鱼抬上水面,大鱼使劲地摆动尾巴,用尽力气想摆脱鱼鹰,鹰儿哪肯松口,将坚硬的嘴牢牢扎入鱼体内,鱼儿终究敌不过鹰儿,折腾一阵后,无力了,老汉划